

向虚伪的正道人士开战

128

陆流说，我是被天道所看重的人。

我问他：「你知道那天在碎月关救我一命的人就是天道吗？」

结果陆流答非所问：「绒绒，就算那日他不来，我也并不会真的伤你性命。」

「.....哦。」

「我只是想将你和你朋友先送走。」

「这不重要。」我一摆手，让自己忽略陆流眼中突然浮现出来的隐痛，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聂星落——就是那个人，他就是天道的化身。陆流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聂星落显然知道，而且根据他那天的语气，显然天道都不认可你要做的事，逆天而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吗？」

陆流沉默了一会儿，苦笑：「修仙之事，本就该逆天而行。」

我彻底放弃和他交流：「行吧，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去问聂星落。」

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」

我准备转身离去的步伐顿了顿，转头看着他，目光怀疑：「你俩私下还有联系？」

「.....没有。」

「那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告诉我？你和林天樱之间那点纠缠的破事是不是他也知道？」

「.....绒绒。」

说车轱辘话挺没意思的，因此我不再跟陆流纠缠，召出飞剑就准备回天元门。刚飞一半就让陆流给拽住了，他低低地说：

「我们一同回去，否则门派里的人会找你麻烦。」

我冷笑：「找我麻烦？天元门也没多少元婴以上的修士吧，真当我打不过他们不成？陆流，我已经不是当初参加个门派大比还要你帮来帮去的人了，你也别总把我当成附庸。大不了我就告诉他们，人是林天樱抓走的。」

「可是没人会信。林天樱在人族修士中声望颇高，你若提她的名字，只会被当作构陷。」

我想说这不是有你作证吗，但又很快想到陆流必不可能替我作证去反驳林天樱，于是暗恨自己刚才没拿回溯符把那段录下来。

最后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一起回了天元门。门内灯火通明，一众弟子站在正殿面前的白玉石广场上，神情凝重，远远地瞧见

我，大部分人都露出了那种愤恨到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眼神。我扫了扫，甚至在队伍前方看到了当初那个帮我做火锅的师兄。此刻眼神与之前的热情洋溢对比，我竟然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。

「陆前辈，我们知道您向来心软，又护着徒弟。但秦绒绒这妖女，不光同妖修魔修勾结，还杀害自己的同门师兄，请陆前辈不要再包庇她，秦绒绒不死，恐怕难以服众！」

此言一出，顿时引发了大批群众的赞同。大家群情激昂，若不是有陆流这化神期修士在前面挡着，我感觉他们已经要集体冲上来动手了。

虽然我也并不害怕，如果真动手的话，正好打算试试那个我基本已经研究得八九不离十的血骨炎云阵，群攻阵法。

陆流的目光淡淡扫过去，面上冷下来，这群人才稍稍安静了些。我在他身后慢悠悠地开口：「各位师兄弟，曾玄师兄只是失踪，人还没死呢，你们这样咒他是什么意思？」

果不其然，青叶跳出来对我怒目而视：「且不说曾玄师兄目前生死未卜，凌严师兄总是死在你手上的吧？曾玄师兄若不是想替凌严师兄报仇，也不会遭你毒手。休想抵赖，凌严师兄的本命魂灯熄灭后，神牌便出现在你灯中！」

129

「我没想抵赖啊。」我一脸坦荡地说，「凌严就是我杀的。我不但杀了他，我还刺了他几百剑，连同元婴一起，确认他死得

透透的我才停手，保证他没有生还的可能。」

果然下面的青叶露出悲恸又愤恨的表情，啊，当反派真爽。

「秦绒绒，从前在纯阳峰时，凌严师兄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如此心狠手辣！」

我说：「大哥，脑子有病就去治。我杀凌严是因为他先对我动手，为了个女人就完全不顾同门师兄妹的情谊。何况那时我金丹已碎，尚无灵力在身，他还能死在我手里，只能说明太过没用了。」

「你！」

下面吵得更凶了。青叶嚷着让我杀人偿命，其他人则要求我交出曾玄。一片喧闹里掌门终于出面了，他飞到半空，和陆流遥遥相对。我上回有机会和他正面相对还是陆流帮我完善白翎扇的时候，现在想想，似乎那时他的态度就有些古怪。

果然，掌门慢悠悠地开口了：「陆流师弟，我知道你护徒心切，但秦绒绒杀害同门师兄弟，按天元门律法，罪责难逃。」

我发现不对的地方了。之前他叫陆流师弟时，语气可没这么轻描淡写。

陆流沉默了一下，说：「我已将秦绒绒逐出门下，如今她并非天元门的人，门规无权处理她。」

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」掌门语气一冷。

「方才离开时，我已与秦绒绒说明此事。」

陆流说完就换掌门沉默了。过了好半天他才说：「即便如此，杀人偿命。我天元门核心弟子惨死于她手，我身为掌门，若不为凌严报仇，岂非寒了其他弟子的心？」

这话说得相当漂亮，陆流要再护着我，就是同全门派弟子做对了。且我也并不乐意总是被他护着，于是准备拨开他站前面，充分发挥一个反派该有的作用，让大家有本事过来找我报仇。甚至白骨炎云阵的阵盘，都已经被我握在了手里。

没想到陆流始终牢牢挡在我身前，就是不肯让我往前一步。我心说该你出手的时候你不出手，现在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，你老拦着干吗呢？

他沉默的姿态已经说明了一切，掌门脸上露出满意而自得的笑容，像是达成了目的：「陆师弟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是天元门唯一的化神修士，也为门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」

作为一个资深社畜，这话听着可太耳熟了，这不就是老板打算裁掉资深骨干员工之前的说辞吗？

果不其然，掌门的下一句就是：「但如今，天元门不光只有你一个化神修士，你也不能仗着己身修为，太过肆意妄为了！」

说完衣袍一抖，展露出化神修士的风范，下面也顿时一片哗然。我大概扫过去，也有一小批人神情镇定，看来是早就知道这事了。

掌门一声怒喝：「陆流，速速交出秦绒绒，我可以念在你过去对天元门的贡献上，对你的包庇行径既往不咎。否则，别怪师兄我不客气了！」

我在心里啼笑皆非。搞了半天，这位掌门压根儿就不是替凌严和曾玄出头的，而是打算借着凌严的死和曾玄的失踪做做文章，用来打压陆流这一派。

不错不错，这两位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原著里也就是个炮灰，但此刻竟然死得有价值起来。

130

我在身后暗暗捅一捅陆流的腰，轻声问：「喂，你好像被针对了？」

他「嗯」了一声，说：「没事，别担心。」

我才不担心。别人不清楚，难道我还不了解？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大乘期修士，怕是抬抬手眼前这群炮灰就能死个干净。我只是在思考他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，以及如果我把锅甩给林天樱，会有多少人相信我。

等等，陆流说在曾玄失踪的地方发现了异火灼烧过的痕迹？难不成除了我，林天樱身上也有异火极焰？可是这东西不是天地间数万年才能催生一簇出来，极为难得吗？

我感觉自己隐隐约约莫到了事情的核心线索。

如果说，林天樱身怀异火极焰，那她的那一份，应该来自几万年前——那么她的大乘期修为也就说得通了。之前我的猜测是错的，这里就是原世界的几万年后！

我心里乱七八糟想了许多，面上却一点都没显出来。片刻后倒是陆流先开了口，慢慢悠悠道：「真巧啊，师兄，我前些日子也刚从化神晋升至炼虚期，目前已稳固在炼虚中期的境界。」

说完就放出了自己遮掩在炼虚中期的元婴，现场顿时一片死寂。

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：「哈哈哈哈哈哈！！」

掌门用满是杀意的眼神扫过我，接着又停在陆流脸上，额头冒出冷汗，想来是在努力思考应对策略。

陆流等了一等，神情温和道：「掌门师兄方才说的那些话，自然也有道理。不过虽说曾玄失踪时有异火参与其中，但这世上也并不是只有秦绒绒一人身怀异火，她有嫌疑自然不假，但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定罪甚为不妥。」

掌门骑驴下坡，赶紧说：「师弟此言很有道理。」

「所以，不如暂时将秦绒绒关入玄冰洞中，由我布下阵法看守。若查明真相后，真是她所为，再处置也不迟啊。」

掌门频频点头，一副唯陆流马首是瞻的样子：「师弟想得极为周全！就按你说的办！」

下面青叶还十分不长眼色地说了句：「那凌严师兄就白死了吗.....」被掌门一个眼刀甩得闭上了嘴。

于是我就被「关」进了玄冰洞里。原著中，秦绒绒原本是在这里升至元婴期，但显然此刻我已经用不着了，反倒应该想想怎么用它来融合两方空间。

「你就待在这里吧。」陆流说，「近日外界恐生事端，还是此处安全些。另外，你先不要急着将玄冰洞带走。这里冰系灵气旺盛，极适合你修炼晋级。先将修为提升至化神，再考虑其他事宜。」

说完，他拿出一支水淋淋的金色并蒂莲花递给我，说：「这便是三界战场中的夕翻莲，于你修为大有益处，且能一直作用至合体期，最适合你目前修炼，收下吧。」

我沉默了一下，盯着他的眼睛，陆流温和地回视我。恍惚间我像是回到了一年前，那会儿故事的发展还没有如此曲折离奇，我还是一个刚穿书不久、按照原著剧情小心翼翼生存的反派女二。

不想一眨眼，世界竟然分崩离析到了这个地步。

最终我接过了那支夕翻莲。

陆流转身出门，在门口设了一道阵法。那阵并不复杂，此刻我轻易便能破开，但我也确实不想出去。他说得对，还是提升修为最关键，因为我不知道林天樱从头到尾这一番操作到底是为了干什么。

想到这里，我从乾坤戒里拿出了那个龟甲罗盘。之前本来以为这东西就是用来指指路，但不管是从风如是口中还是陆流口中听到的消息来看，这玩意儿都特别神秘，似乎还能查看人的命数？

我皱着眉拨了一下罗盘上的指针。白玉指针晃悠了半圈，上面那些细细的纹路忽然从底端亮了起来，并沿着路径一路向上攀爬，主干趋势向上，枝干的无数亮点一明一暗，眼看就要走到最顶端时，那光的走向忽然顿住，开始回落，直至又全部黯淡下来。

灰扑扑的罗盘上，只剩方才点亮的那些光点，还有六个点在慢慢闪烁着。

131

这个罗盘，有点东西。

但是它没有使用说明书，我看不懂。况且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土著居民，凭借莫名的天赋研究一下阵法还行，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，我只想早点和它说拜拜。

因此在研究了五分钟还没有清晰的思路之后，我顺手把这玩意儿揣进了乾坤戒。

陆流给我的那株夕翻莲，水灵灵的，上面还挂着水珠，仿佛是刚摘下来的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回想起之前看他在住处面前莫名其妙弄了个荷花池。当时还有点不解其意，此刻恍然大悟，或许正是为了把这夕翻莲养在这里，所以他专门挖了个池子？

修仙之人，就是任性。

我原本还思考了一下，当时在三界战场好像陆流和金玄他们并没有找到夕翻莲，这东西是哪来的。随即很快想到陆流此人身上的种种异事，总归是说服了自己。但这看起来金碧辉煌的莲花该怎么用？我试图咬一口，险些把牙齿崩碎。

这玩意儿真的好硬啊？陆流是怎么把它弄下来的？？

我拿出饮雪剑试图把它切片，但剑刃与莲花相撞，竟然碰出金属般的火花四溅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终于后知后觉地想起，自己似乎有个能灼烧天地万物的异火极焰。

果然，夕翻莲刚一投进火焰里，就开始了缓慢的融化。过了大半日，它终于融成一团小小的金色液体，顺着指间流进经脉，接着在我丹田上方浮空，住了下来，竟然又是一朵简易莲花的形状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从液体花朵上滴落一滴金色，掉在丹田里。一股强烈的灵力沿着经脉涌向四面八方，由于过于剧烈，甚至撑得身体发痛。我赶紧运转功法，扎双马尾的元婴跳出来，把那股灵力尽数吸入体内。

然后，我就突破到了元婴后期。

？就这么一滴，就从中期到了后期？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逆天的道具啊？？

我如获至宝，看着丹田内那朵莲花的眼神里顿时充满了慈爱。然而接下来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这东西都无法靠外力作用再滴落分毫。我回想起陆流之前说过的，夕翻莲主要起到温养与持续稳定的作用，终于懂他的意思了。

从乾坤戒里拿出那个聚鼎阵法的阵法，我打入一道灵力，阵盘顿时飞起，变大，然后十二面阵旗分别落入十二处位置。等阵法彻底启动之后，我顿时觉得身周流淌的空气都稠密了许多。看到这聚鼎阵的聚灵效果果真显著，我放心地开始了修炼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在一点一点提升，但无论如何也只能提到元婴期顶峰，跨不过那道坎。思前想后，突破口应该还在夕翻莲化成的液体上。就在我苦思冥想应该如何对它动手时，安静的空间里忽然响起了脚步声。

我猛然睁开眼，看到陆流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，看到我身上笼罩着的、淡蓝色的聚鼎阵法，他脸上有诧异的神色一闪而过。

「绒绒。」他说，「曾玄的尸体找到了。」

132

尸体是在天元门后山发现的。曾玄死状凄惨，腹部破开一个大洞，丹田连同元婴整个不翼而飞，显然是神魂俱灭的某种惨烈死法。不知道杀他的人得有多恨他，连轮回都不打算让他再入。

很显然，他身上那所谓的蓬莱岛地图残片，也就不翼而飞了。

我跟着陆流到后山时，天元门的其他弟子已经赶到了大半。我望了一眼地面的尸体，大尺度的画面让人觉得有些反胃，偏过头去，正对上青叶愤恨的目光。

我冲他摊手：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他死的时候我在玄冰洞内老老实实地修炼，这可跟我没关系。」

「哼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同伙！曾玄师兄为人向来宽和大气，除了你，根本不可能得罪旁人！」

我不得不好心地提醒他：「其实这个世界上，不止仇人才能杀人。怀璧其罪，倘若一个人身上揣着别人要的东西，又不肯给，那别人也会谋财害命的。」

本意是想告诉他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杀人动机，没想到这孙子更加愤恨了：「好啊，原来你竟然是为了这个，才杀了曾玄师兄！」

「.....」

我用眼神无声询问陆流：为什么你收的徒弟智商可以这么低？草履虫吗这是？

陆流无奈地笑了一下，接着走过去，冲天元门的人道：「曾玄尸体被发现时，秦绒绒正在玄冰洞，有我阵法在洞口阻拦，她不能踏出一步。这样是否可以洗清她的嫌疑？」

掌门刚要装模作样地点点头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不知名弟子的声音：「陆流前辈，曾玄是您收下的第一个徒弟，也曾为我天

元门立下汗马功劳，而如今秦绒绒不过是被逐出门派的人界叛徒，您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维护她？这样偏心，岂非寒了我天元门弟子的心？」

我抬起眼皮瞅了瞅，掌门脸上果然露出满意的窃喜。原来这老头还不死心，想利用曾玄的死再做一笔文章。就算因为陆流目前修为比较高，暂时无法将他拉下来，但至少能削弱他在天元门中的威望，进而一步步蚕食他的那一派势力。

不得不说，这种挑拨离间的手段虽然拙劣又简陋，但十分有效果。因为放眼望去，在场的所有弟子脸上都露出了一点迟疑的表情。

这时候，那位铜火锅师兄忽然叫了起来：「掌门，你看，曾玄师兄的尸体上有魔气缭绕！」

这一嗓子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听他说完，青叶火速从乾坤戒里掏出一个长得像测谎仪的东西，打入一道灵力，那东西飞到曾玄尸体上方，紧接着发出尖锐的报警声一般的冥响。

全场哗然。

青叶眼睛发红，恨极了一般瞪向我：「秦绒绒，你与魔修勾结一事，我们从前在落凤平原上都看在眼里，如今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！」

133

显然，是这个局，且是针对我的局。

所有人都知道我和风如是的关系，之前在碎月城和落凤平原上的恩恩怨怨也看得清楚。倘若在曾玄失踪的地方真的发现了异火极焰，又在他身上发现了魔气，那几乎就能断定凶手是我了。更何况在凌严之死的前提下，我和曾玄之间的恩怨也能成为充分的杀人动机。

我只是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林天樱可以让尸体上有缭绕的魔气？难不成.....人是仇天杀的？

结果陆流像是猜出了我的想法，暗自给我传音：「此事与魔君仇天无关。」

「那魔气是怎么回事？」

陆流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「具体如何我也不清楚，但如今林天樱已经不是单纯的人修。上次她用魔族禁术从我这里拿走了噬火，试图强行抹去我的神魂印记，未果后，噬火被我强夺回来，反倒伤了灵性，搁在丹田中温养了好几日才恢复。」

我将这话揣摩了一番，很快读懂了他想暗示的讯息：「你的意思是，林天樱已经入了魔道？」

陆流很谨慎地说：「虽不算全然入了魔道，但总归是与魔界沾了边。」

我嘲笑道：「看来你和林天樱暗地里关系很不好吗？之前天天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地演深情，敢情就是为了骗我一个人？」

没等陆流答话，面前天元门的人等得不耐烦，又开了口：「秦绒绒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」

「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瓜子想一想，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认识魔界的人？之前在落凤平原那一站，万药山的林天樱不是还请了魔君仇天过来帮忙吗？怎么她就没有嫌疑啊？她还是个有火系灵根的修士呢，说不定偷偷收服了另一簇异火极焰——」

「胡言乱语！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舔狗青叶已经开始强烈地反驳我：「天樱心地善良，爱恨分明，怎会做出此等禽兽不如、令人发指之事？秦绒绒，你自己冷血无情，当别人都同你一样吗？」

我给他鼓掌：「骂得好，麻烦多骂两句。」

青叶被我气得剧烈喘气，我真怕他下一秒就昏过去了。旁边铜火锅师兄也用颤抖的手指着我大骂：「世间怎会有你这等不知廉耻的女子！」

戏走到这里，情绪也堆积得差不多了，掌门终于温文尔雅地开了口：「陆流师弟，并非我不通人情，只是如今这证据确凿，我想顾念师兄弟之情替你包庇秦绒绒，怕也是难以服众。不如师弟就将秦绒绒交出来吧？」

陆流面无表情地问：「若我交出秦绒绒，你们打算如何处置？」

掌门捻着胡须：「自然是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不过师弟放心，秦绒绒虽然冷血无情，我们身为名门正派，倒也不会赶尽杀绝，定会留她一缕神魂放入轮回，再转世投胎。」

陆流正要说什么，我一把扯住了他的袖子，往旁边一拽：「闪开。」

我站在天元门这群道貌岸然的人修面前，扬起下巴，不屑道：「停一停吧，我好歹是个元婴修士，用得着你们在这里交来交去的吗？我说了我没杀曾玄就是没杀，他这种货色，倒也不值得我过多费心。」

我拿出白翎扇，召出坎离八卦剑阵，血骨炎云阵的阵盘也暗自握在了手上。

「但你们既然执意认为是我动的手，死活不听解释的话，那你们就来吧。我倒要看看，如果我不认你们给扣的罪名，这偌大的天元门，到底谁能给我定罪！」

134

第一个提剑朝我冲过来的就是青叶。想来他也是忍了我许久，之前温情脉脉的虚假师兄妹情，终结于他遇到林天樱的那一瞬间，命运的齿轮转动又咬合，最终又把故事剧情掰回了正轨。

原著里的青叶为了林天樱，尽职尽责地害我，且做这些事的时候十分理直气壮，仿佛是我罪有应得。说实话，原著里如果不是他偷走了那颗秦绒绒原本用来压制心毒的珍贵丹药，秦绒绒

也不会彻底失去理智，冲到魔界去找林天樱和仇天，她也不会命丧万魔窟。

我握着白翎扇，在空气里划出重重的一道冰墙，青叶眼神一凛，向后退了一步，用剑尖破开冰墙。碎裂的冰碴化成新的利器飞过去，在他身体划下重重的好几道。

鲜血飞溅出来，又被低温能量冻成血色冰珠。青叶踉跄着退了两步，险些跌下去，好在后面有个弟子冲上来扶住了他。

我挑挑唇角：「就这？」

从他攻击的力度和速度来看，我走后这一年，他的修为毫无寸进，仍然停留在结丹期，甚至连小境界都没再跨出一步。不过这倒也不意外，原著里本就写过，青叶是陆流门下几个徒弟里天资最普通的一个，当时陆流收下他，完全是因为欠别人一个人情。

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原著里并没有具体去写青叶的结局，他最后一次出现，是作为围观群众，从地面看着天空中大显神威的林天樱，满目痴迷。

而此刻，见青叶恨恨地瞪着我，一副无能狂怒的模样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：「刚才让我背黑锅那会儿就数你叫得最凶，结果最后就数你最菜？」

「秦绒绒！」他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，像是忽然找到了底气，「你还说你不是妖女！不过短短一年时间，你的修为就从结丹

到了元婴巅峰。就算你是天灵根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修炼速度！」

「所以妖女就有这样的修炼速度了吗？你还认识别的妖女？」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

「凌严师兄究竟是如何死的？」青叶露出悲愤的表情，「我早就听说，魔族有一种禁术，可以吞噬他人的灵力化为己用……」

「听谁说的？听林天樱说的吧？」我不客气地说，「麻烦你，动动脑子想一想，林天樱一个人族修士，为什么会这么了解魔族的禁术？」

「想不到这种时候，你还想栽赃嫁祸给天樱？」

我彻底放弃与此人交流。眼见又有几个天元门的弟子握着法宝朝我冲过来，便暂时将受伤的青叶搁在一旁，上前迎战。

天元门没几个人的修为能高过我，想来他们也清楚这一点，所以采用的是团战多对一的战术。这几个人里有两个元婴修士，虽然只是元婴初期，但两人是双胞胎，自打炼气期就在一处修炼，配合堪称天衣无缝。我应付起来虽然不算吃力，还又还有别人在一旁骚扰，一时半会儿就成了僵局。

但我还是分了三分心神出来，给周围的动静。不多时，身后几米远忽然传来极轻微的能量波动，似乎是一个人在自己身上贴了屏声静气符。符篆几乎遮盖了一切能量波动，却因为修为的差别，露出一丝动静。

我扯扯唇角，面上不显，仍然操纵着白翎扇同面前几个人对抗，暗中却默默输送了不少灵力给坎离八卦剑阵，细长的冰剑在空气中渐渐清晰。那股能量波动到了离我身后很近的地方，冰剑倏然调转方向，向后重重一刺。

下一秒，身后传来了青叶的惨叫声。

135

我这才发现，原本因为受伤在地面休息的青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。看来他真的恨极了，我，拼着伤势加重的可能也要过来偷袭我，试图把我送走。

可惜实在太菜，反而暴露了自己，甚至把命搭上了。

坎离八卦剑阵从那次出现后，就一直被我频繁地使用。况且这东西的存在形式实在太特殊了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揣摩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人，才能想到用灵根的本源力量去构建阵法？且这个阵法竟然还可以随着修炼逐步增强？

冰灵根构建出的阵法不说天衣无缝，但攻击力倍增是真的，何况因为偷袭的缘故，他贴着屏声静气符，根本不可能给自己。冰剑在刺入青叶心脏的那一刻就冻结了他全身灵力和血液，我们的修为差别又如此悬殊。

他没有活下来的可能。

我目光从他手里捏着的那把碎魂匕上瞟过，面无表情地抽出了冰剑。下一秒，青叶的身体整个碎裂在风里，连元婴都没有逃

出来。

面前的几个人暂时停下了攻击，整个后山的气氛一时凝滞，片刻后有人发出悲痛的惊呼：「青叶师兄！」

铜火锅师兄恶狠狠地瞪向我：「秦绒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从前种种，由你巧舌如簧辩解，但如今你如此狠毒地杀死青叶师兄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还想如何抵赖？！」

我心里原本那点歉疚被彻底抛之脑后，把青叶死后那柄掉落的碎魂匕卷过来，拎在手里一声嗤笑：「我也没打算抵赖呀，杀了就是杀了，怎么着吧？」

「你！」

「我发现你们这群名门正派也真是好笑，一群人围攻我一个没觉得自己不要脸，证据不足靠臆想脑补也要给我定罪没觉得自己不要脸，青叶打不过就趁着我和别人打架的时候偷袭结果被反杀，你们也没觉得他不要脸。怎么我为了自救杀人就是狠毒了？难不成这全天下的规矩都该是你们天元门的人定的？」

我一气呵成讲完一长段话，喘了两口气，再往下看时，天元门的人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有好几个男修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冲过来打我了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按捺着没动手。

我冷笑一声，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不屑。身后陆流显然听到了这一声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倒也没多说什么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下总共四个徒弟，除了我这个刚刚被逐出师门的之外，其他的都死了个干净。

.....好惨啊。

我心头陡然生出几分对陆流的同情，情绪很薄，也很快就散去了，回头跟他道了个歉：「抱歉啊，你现在只剩下孤家寡人了。」

他笑得无奈，可又有些好看，轻声说：「无事。」

静默里，掌门终于又一次站了出来。他仍然没看我，反而看向了陆流：「陆流师弟，秦绒绒当着天元门所有人的面，都敢做出如此狠绝的事，说出如此偏激的话，就算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也保不了她了。」

陆流看着他，片刻后淡淡地问：「那你想怎么样呢？」

136

掌门说了半天，总结一下中心思想，就是要么陆流主动把我处理了，以告慰其他三个弟子的在天之灵；要么就不要阻拦旁人出手，在一旁安安静静看着其他人处理我。

我冷笑：「大哥，你认清形势好吗？现在不是你们处不处理我的问题，而是就算你们动手，到底有谁能打得过我的问题。」

掌门捻着胡须：「秦绒绒，我知你如今修为元婴巅峰，修炼实属不易，纵然放在七大门派中，也称得上是天纵之资。」

「可是，你能敌得过一个十个，难道还敌得过百个千个？」他话锋一转，语气也变得锐利起来，「你众目睽睽下不留余地，

下手狠绝，现在已经是天元门公敌。难道集我天元门全门派之力，还奈何不了你一个人？」

我实在搞不懂，这个人怎么就执意要跟我过不去？我知道因为陆流的声望他早有不满意，但如今我已经不是陆流的徒弟了，就算他当着陆流的面把我杀了，本身也不会对陆流产生丝毫影响啊？

「师兄。」

我还在思考的时候，陆流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。

「我的确只擅长修炼一道，于收徒传道一事上一窍不通，才让几个徒弟遭遇磨难。此番种种，我也愧疚难平，既然是秦绒绒从前也算我座下徒弟，那这件事便由我来承担吧。」

他说：「我会退出纯阳峰，此后长居门派禁地，不掌天元门实权。若天元门有难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，仍然会出手解决。」

我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掌门露出满意的表情，总算明白了他煽动全门派来对付我的真正目的。

敢情是为了争权夺利啊！怎么都走上修仙之路了，还免不了这一出？人类的劣根性真是永无止境，和一切外在条件都没有关系。

但我着实没想到，掌门的胃口比我和陆流想的还要大。

他还想要白翎扇。

「陆流师弟，之前秦绒绒还在纯阳峰时，你曾帮她炼制过一柄法器，引来了天雷。当初你说那只是帮她炼制本命法宝，可普通的本命法宝，似乎并不会引来仙器出世才有的九九八十一道天雷劫吧？」

掌门的目光向我这边瞟过来，再不掩贪婪之色：「将那法宝交给天元门，此事我便不再追究。」

137

我转头看了一眼陆流，给他传音：「兄弟，谈崩了。」

陆流很快回我：「别担心。」

其实我也确实没怎么担心，因为忽然想起来陆流的真实修为其实是大乘期。一个离飞升仙界都不远了的修士，对付天元门这帮战五渣，简直不要太容易。

但他宁可跳出来退让妥协，说什么不掌实权之类的话，也不动手大杀四方，给这群人展示一下真实实力——难道说，他也跟林天樱一样，受到了某些规则的束缚，无法动用属于大乘期的真实修为？

仔细想想，陆流的确从来没在其他人面前承认过自己是大乘期的修士，除了那一次和仇天交手之外。而我知道他的修为这么高，还是因为那一次仇天脱口而出。

所以说，如果陆流只能在同为大乘期的仇天面前展露真实修为的话——

难道意味着，只有到了陆流和仇天这个阶段的人，才能彻底窥到世界的真相吗？

我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真相一角，正准备往深里再想想，陆流忽然又给我传音：「我会替你挡住天元门的人。」

我愣了愣：「我不需要，我打得过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你总要把玄冰洞带走。」陆流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急促，「绒绒，我帮你挡着，你现在回去玄冰洞那边，我在门口布了阵法，但只布到一半，我相信凭你的天赋，足够将剩下的补全。」

「补全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装进白翎扇中的空间里，然后离开天元门了。」

看似想得挺完善，但我很快察觉到不妥的地方：「等等，那你呢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不能在这群人面前随意动用大乘期的全部实力吧？」我转头看着他，「怎么陆流，难道你现在打算跟我玩感人牺牲这个套路了？可别，在我搞清楚你到底什么目的之前，你最好别出事。」

他看着我笑了一下：「绒绒。」

那样温柔的声音，像极了我刚来这个世界时碰上的他。

「别扯生离死别这一套。」我咬了咬牙，把手里的血骨炎云阵扔给他，「这是个攻击阵法，而且是群攻的，大概率可以帮你挡住元婴以下的所有攻击，你只需要对付那个掌门和那些元婴长老就可以了。对你来说应该不难。如果他们开门派大阵，你就跑吧，不用管我，我有办法脱身。」

他接住那个阵法看了看，轻声说了个好字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他根本不会听我的。

「怎么样，陆流，秦绒绒，你们考虑好了吗？」见我们半天没动静，很明显是在传音，掌门终于又一次按捺不住开了口，

「若是你们商量好了，就尽快将那柄仙器交出来。说实话，我也是为你们好，毕竟怀璧其罪。若是真让秦绒绒一个元婴期的修士身怀仙器，不知道外面会有多少贪婪不轨之徒动了邪念。不如将这东西放在天元门，倾门派之力守护，想必再大胆的狂徒也会收敛几分。」

他说完还捻了捻胡子，露出一副「我是为你好」的表情，下面那些弟子也发出了附和声。

我被这群人的不要脸震惊了。

眼见陆流那边已经快布好临时结界和阵法，我心说不如临走之前再放个雷，于是笑眯眯地看着掌门：「说得很有道理。所以如果我把仙器交给你们，东西是会一直放在天元门的对吧？不会被你据为己有的对吧？」